

梅蘭芳敬業成派

● 孫奕材（前中華日報編撰委員）

（本文插圖刊第九頁）

匠心獨運研究發展

談到青衣，很自然的就會想到國劇博士梅蘭芳。

青衣，也是一般所謂的正旦，是國劇排行第二類角色。

旦角，分爲花衫、花旦、閨門旦、武旦、老旦、彩旦。

青衣，又名青衫，與老生的正生對稱，專扮節婦烈女爲主，乃國劇主要角色之一，唱腔酷似小生的運用假嗓聲帶。茲分別予以說明：

花衫，位於青衣與花旦之間，須有青衣的好嗓子，花旦的好容貌，多扮演大漢民族或外族后妃、公主、天女等角色。在國劇中不少爲旗扮（清宮扮相），不似中原因禮教森嚴拘謹，別具熱忱，率真的性情，令人覺得如鐵鏡公主、代戰公主等的可親可愛！

花旦，顧名思義，似乎含有不潔不貞，常扮淫婦毒婦角色，有玩笑、風流、潑辣、狠毒等含義。但也須如花似玉的美貌，重扮相做白，如靈活的眼神，美妙的身段，細膩的做表，伶俐的白

口，是她們朝夕苦練而追求的，唱工倒是其次。花旦最苦的課程就是「踩躑」。看她們在台上穿三寸金蓮的婀娜多姿，就是踩躑的效果。

閨門旦，乃未婚女性，不穿裙子戲裝，否則便成花衫。閨門旦與花衫角色外觀類似花旦，但時至今日，已統稱爲花衫。

武旦與刀馬旦有別，以扮演女將較多，如穆桂英、樊梨花、秦良玉、梁紅玉等，是以格鬥爲主的女主角。武旦似短打的武生，刀馬旦即如長靠武生。歷史上薛、楊二家的女將，幾乎全是刀馬旦，威稜的眼神，優美的功架，力與美的表現，那股英姿氣勢，常使觀衆爲之屏息。不過那沉重的頭飾、靠旗，手持長矛與大刀等笨重的武器，還要俐落的鶴子翻身，確非易事！

老旦，年老的女角也。出演時毋需扭腰擺臀，搖曳生姿，台步平平正正，唱腔用喉接近老生，但較薄與蒼涼，較少轉彎，以委婉、激昂、剛音等的花腔；尤唸白的尾音須柔婉，獨成格局，這是國劇的細膩處。

彩旦，即女丑角也，由小花臉扮演，應屬丑不歸旦，因而有「丑婆子」之稱，多扮演年老的

村婦，性情渾樸，扮相滑稽，語言諧謔，動作鄙俗，可在臉上畫個豆大的痣，也可穿大紅大紫。祇要不太超越國劇的規範，可任意在舞台上「逗眼」，使觀衆大笑不已！如「荷珠配」的鴛鴦（安人），稱自己丈夫爲「煙袋」（員外），「鐵弓緣」的母親，可與自己女兒大開玩笑，可算是戲中甘草。

不過，彩旦也扮演壞人，如「孔雀東南飛」的惡婆，「春秋配」的晚娘，都是壞升婆的代表人物。

所謂青衣、花衫與花旦，現已幾乎混演，這名伶梅蘭芳博士的創新。因他的擴大演藝範圍後，除扮演「三娘教子」的王春娥、「武家坡」的王寶釧、「汾河灣」的柳迎春等正青衣外，也飾演「四郎探母」的鐵鏡公主、「梅龍鎮」的李鳳姐，同樣受到觀衆的歡迎與讚美！

旦角，爲陳德霖、余紫雲、王瑤卿等前輩所創。但因梅氏能發揮其特色，並予鎔匯改良而發揚光大，如他新編的「天女散花」、「嫦娥奔月」、「黛玉葬花」等名劇，不僅歌喉嘹亮，舞姿翩翩，深受菊壇人士激賞，而且成爲一種優美的

旦角，這是他們九泉之下所想不到！

梅蘭芳，是名花旦梅巧玲的嫡孫，名瀾，字畹華，江蘇人，世居北平，民前十八年出生。因演藝上乘，數度應邀出國獻藝，破天荒的獲得博士學位榮銜。

梅巧玲生有二子，長子大鎖（雨田），為名琴師；次子二鎖（竹芬），業花旦，梅蘭芳乃其子也。梅二鎖年未三十，便因病死亡！不幸的梅蘭芳四歲喪母，六歲喪父，祇得依賴伯父生活。梅大鎖無子，視梅蘭芳如己出。唯因家道中落，遂與梅蘭芳於私寓「雲和堂」為弟子。雲和堂負責人朱小芬，娶梅博士的姐姐為妻，並以侑酒為業，家境也非常富有，因此又將他送入「富連成」科班的前身「喜連成」學戲。當時北京文人見他滿可愛的，因此有人鑒梅蘭芳者，乃出資為之脫籍。這是傳聞與事實似有出入。

梅氏的啟蒙老師為吳菱仙，後又再拜多人為師，因他能如譚鑫培、余叔岩一般，博取眾長鑄於一爐，融會貫通後，創造「梅派的唱腔、做表」，使後人爭相模仿，除他具有超人的智慧外，這種獨具匠心的研究發展，也是以往的名伶所沒有的。

民國初年，梅蘭芳於天樂園演出，循規蹈矩，力求上進，觀眾還看不出他是個青衣的佼佼者。出科後於民樂園獻演，唱開雜戲，不為人所注意，亦不為菊壇所看重。當時有樊增祥、羅瘳公、馮耿光等，鑒於他是梅巧玲之嫡孫，乃極力捧場，對他幫忙不小。由於梅氏扮相甚佳，曾有日本小幡公使，觀他演出後歸而嘆曰：「美哉，女

伶也！」一時傳為笑柄和美談。當時因他自知奮發，劇藝不斷精進，奠定了爾後成功的基礎。

其實，早年的梅氏，並非像他成名後將唱腔臻於至善，幾乎找不出一丁點缺失。他在早期不大講究字音，就是無文人指點之故，如「三堂會審」的唱腔，將「做媒的銀子三百兩」的「三」字，「鳳還巢」裡「母親不必心太偏」的「心」字均走低音，都算是倒字。等到抗戰勝利後，將此二字改唱高音，還是楊曉農的建議才改正的。但他在名聞中外時還有這種雅量接受建議而改進，證明他的成功絕非偶然。不過，余叔岩與程硯秋絕無倒字，這也是他們自己注意，以及知己的文人墨客，指導音韻之功。

國劇師友做他明鏡

梅蘭芳，是菊壇公認最具代表性的旦角人物！

他之所以在四大名旦中名列領銜地位，獲得最高的成就，除了他自己不斷自我充實，虛心接受批評及時改進，致力求新求變，他那分對國劇的熱忱和執著，以及對觀眾負責的敬業精神，不是現在的演藝人員所能望其項背的！

事實上，梅蘭芳並非天生就是個聰明伶俐，具有藝術細胞者。八歲時，由朱素雲的哥哥為他說戲，由於四句唱腔教了很久還無法上口，老師見他如此笨拙，認為這小孩根本不是個學戲的料，氣憤之餘呵斥一頓，再也不教他了。

別看梅蘭芳長大後，眉清目秀。幼年時面貌平庸，圓圓的臉，眼皮老往下耷拉，毫無眼神，

見了人也很少說話，可以說是貌不出眾，言不驚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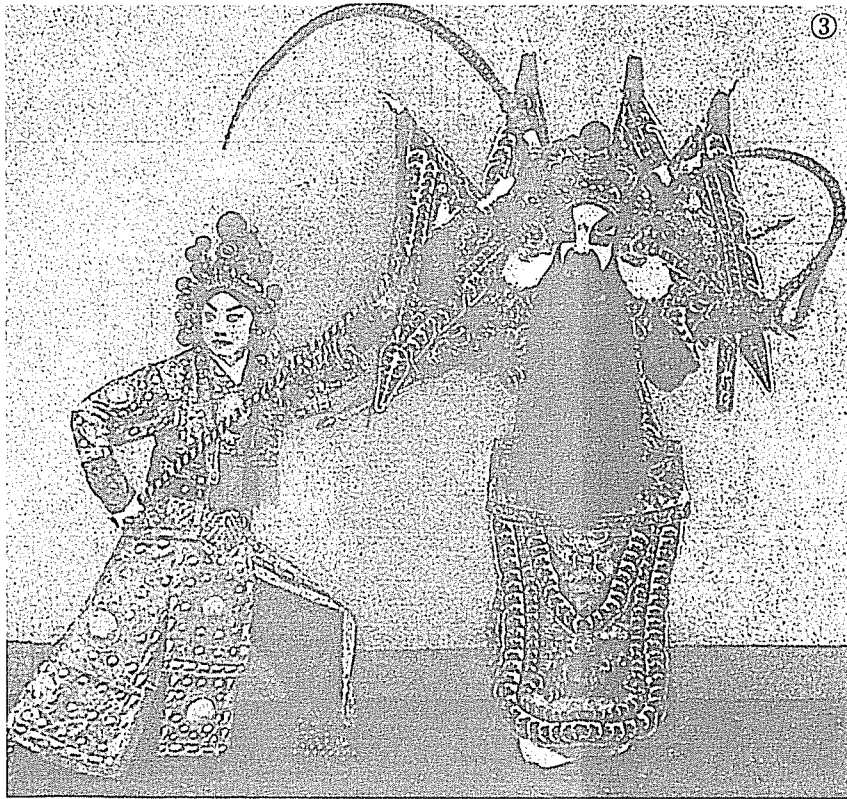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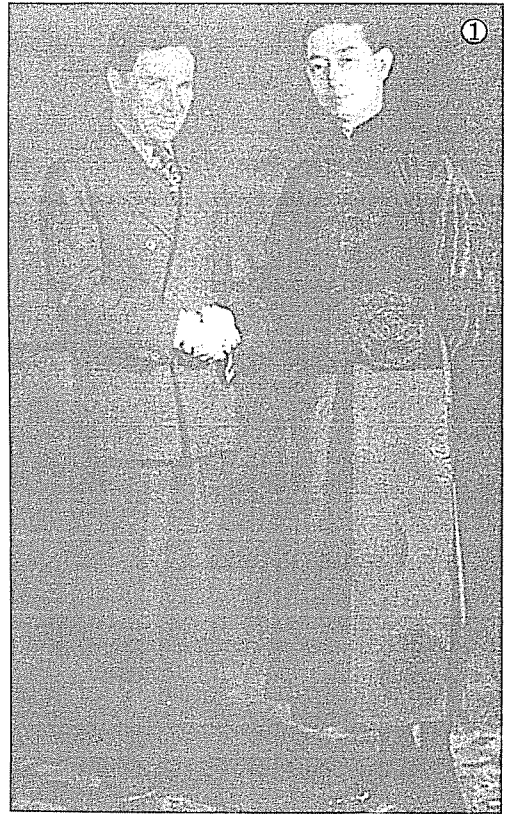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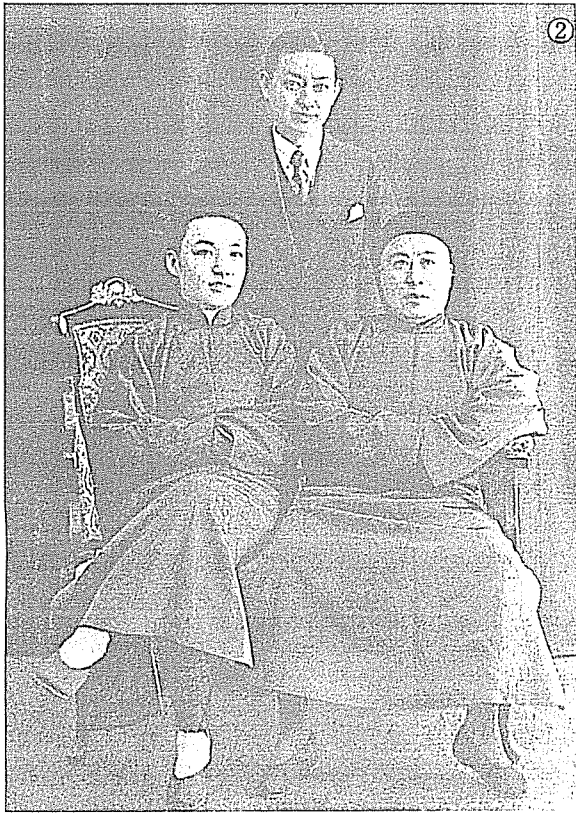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說也奇怪，當他自十七、八歲後，不僅相貌越來越俊，頭腦越來越開竅，就是演技也日益猛晉，這完全得力於他的啟蒙老師吳菱仙的認真教誨，以及他自己努力不懈的力求精進，才有後來的空前優異成就。

在他成名以後，有一天在後台遇見幼年的朱老師，對方竟難為情的連忙說：「我當年真是有眼不識泰山！」

梅蘭芳毫不在意地回答：「老師，您快別說了，我受您的益處太大了。要不是您那一頓罵，我還不懂得發憤苦學呢？」由此證明，他成功並不是靠聰明才智，而是從艱苦奮發中出頭的。也應了西洋人的一句話：「天才，是痛苦的一種煉製。」

與梅蘭芳同時學戲的，有表兄王蕙芳和幼芬三人。然而，他們二人學戲在先，而先出台演戲的卻祇有他一人。當時，他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孩，演出的角色是「天河配」的織女。十四歲時，開始演青衣主角，而且開始學花旦。

當時的青衣專注重唱工，對表情身段不甚講究。臉上表情，大多冷若冰霜，出場時一手下垂，一手放在腹部的抱肚子身段，台步穩重，目不斜視，笑不露齒，代表嚴肅服從，是典型的我國傳統女性。而這種表演形式，保持相當時日。到了前清末年，首先由王瑤卿開先河，突破此一樊籬，開始注重表情與動作，發展為今日的花旦。也就是梅蘭芳繼起努力研究發展，如「貴妃醉酒



①梅蘭芳（右）一九三〇年在美國與電影喜劇大師卓別林合影。
 ②梅蘭芳（後立者）與徐蘭沅（左）、王少卿（右）合影。
 ③在「木蘭從軍」劇中，梅蘭芳飾花木蘭（左）、劉連榮飾番將（右）。

「天女散花」等戲，成爲深受觀衆歡迎，改革國劇巨角的開始。

學青衣和花旦，是必須練工的。梅蘭芳在他「舞台生涯」一書中說，幼年練工，是用一張長板凳，上面放著一塊長方形的紅磚，兩腳綁縛，站在磚上要站一柱香時間。開始時總是戰戰兢兢，痛楚異常，未站多久就支持不住，祇得跳下來。但練習的時日一久，腰腿有了勁道，慢慢就可站穩了。

蹻工練就了，還得在冬天的冰地裡，踩著蹻練習打把子和跑圓場。起初，時常摔跤，無論摔得多痛，還得爬起來再練。可是蹻躑在冰上跑慣後，到舞台踩在地皮或地毯上，無論施展何種演技，自然會得心應手，靈活無比。

武工，也是一個旦角不可少的。梅蘭芳的武工，是由茹萊卿教授。後來梅氏年近六十，還照樣演唱「貴妃醉酒」、「穆柯寨」、「虹霓關」等戲，得歸功於當初的嚴格訓練。

他演技的進步，對藝術體認的深入，梅博士自己認爲，是因不斷的觀賞別人演出。在喜連成搭班時，他每天總是早到，除了自己上台扮戲，一直看到散戲才回去。越看越有興趣，以後搭班時莫不如此，而且不限祇看本工戲，故他能擴長補短，使技藝內涵日益豐富，對後來在舞台上的「一招一勢，一哭一笑，能信手拈來自然合拍，乃觀摩的結果也。

梅蘭芳除在喜連成搭班學藝外，由於他求好心切，私拜的老師也不少——路三寶教他「貴妃醉酒」、梅雨田教他「玉堂春」、「武家坡」、

「大登殿」，並爲他操琴；陳德霖教他崑曲「遊園驚夢」、「想凡」、「斷橋」以及青衣唱腔；通天教主王瑤卿教他「虹霓關」；李壽山教他崑曲「風箏誤」、「金山寺」、「昭君出塞」；喬蕙蘭、謝昆泉、丁蘭蓀、俞振飛、許伯遵等教他崑曲身段和唱法；陳喜樑教他崑曲唱腔並爲之吹笛伴奏。

除了這些名家是他的老師，還有專門鑑賞國劇的朋友，每看他演出，莫不聚精會神找尋缺點，事後告訴他，便能虛心接受，研究改進。這些師友，等於是他的明鏡，始終在照射著他。而這位博士也有雅量接受批評與指教，這是他成功的最重要條件。而且他演出時，即使有很大的錯誤，也從不怪人，全由自己承擔。

自小對重做表、話白多的「二本虹霓關」感興趣的梅蘭芳，當他學會演出後，繼又學會了「佳期」、「拷紅」和「春香鬧學」等，因爲都是大丫嫖戲，他卻能相互融會運用，而且熟能生巧，有了不少體會，每演一次便有一次新的收穫。因此，這齣「虹霓關」小戲卻能叫座！若不是已至爐火純青的境界，又如何能吸引觀衆？

無論什麼戲，經他學來演出，便有不同的劇藝表現，「貴妃醉酒」也是如此。當梅蘭芳赴美演該劇時，所得到的評論爲：他描摹一個貴婦人的醉態，在身段和表情上有三個層次，始則掩袖而飲；繼而不掩袖而飲；終而隨便而飲。使觀衆看到的是美感，不是一個令人厭惡的醉婦。

梅蘭芳的唱，不但花團錦簇，儀態萬千，而且玉堂富貴，國色天香！其中還有剛勁、嬌柔、

華貴、嫵媚、輕靈、甜潤等韻味，具有充分的「女性感」，也代表「女性美」的最高境界！

梅博士的一生，可分爲學習演唱，古裝與時裝，以及出國表演三個時期，事實上他隨時隨地都在虛心學習，潛心鑽研，揣摩改進，這是他與衆不同之處，也是他能成功的最大原因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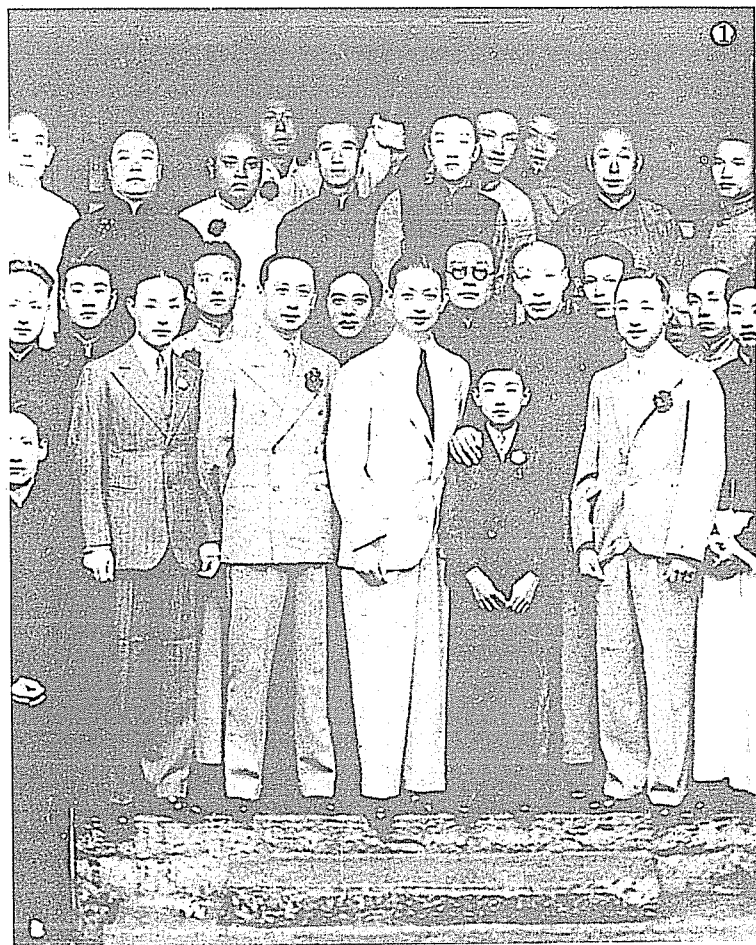
謙沖敬業獨一青衣

經過八年的演出、鑽研和體會，梅蘭芳的演藝已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，而他本人也已成年。

那是民國二年的冬天，上海丹桂第一台的負責人許少卿，親赴北平邀約王鳳卿與梅蘭芳前往上海獻演。王氏的包銀是每月三千二百元，梅氏爲一千八百元。自十一月四日開始，第一天的戲碼爲「綵樓配」、「硃砂痣」，第二天「玉堂春」、「取成都」，第三天「武家坡」。頭一天就獲得好評。三天唱下來因賣座不惡，輿論批評甚佳，而且有不少公私單位定了長期座位，使得許少卿笑逐顏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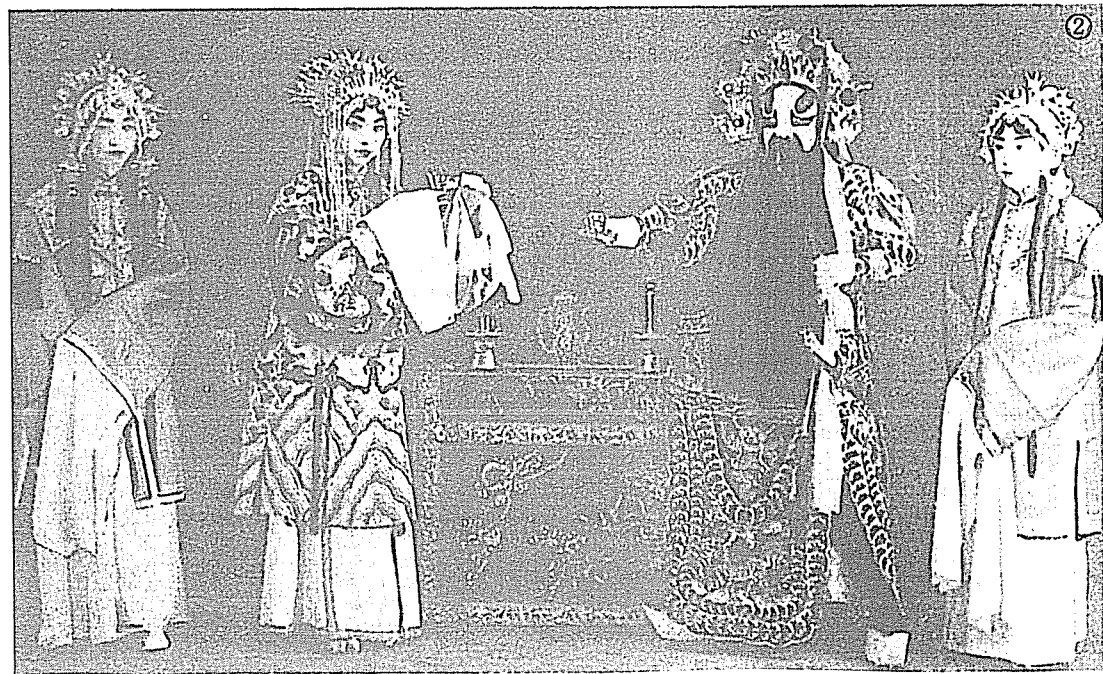
由於王鳳卿的提拔，一直演了十二天二牌的梅蘭芳，到了十三天即改由他唱刀馬旦戲「穆柯寨」大軸。由茹來卿的悉心指導排練，不但表現了他武工的根柢，也充分顯露他做表的技藝。不過由於常低頭，連帶難免有點哈腰駝背，減弱穆桂英的英姿。隨即又演唱「二本虹霓關」，以及「槍挑穆大王」等戲，都受到觀衆讚賞，並稱他是「獨一無二的天下第一青衣」和「環球獨一青衣」的榮銜！

一生從未對自己的演藝自滿過的梅蘭芳，儘



①一九三六年梅蘭芳（前排左四）從歐洲歸來，與京劇界人士合影，前排由左至右：尚富霞、尚小雲、馬連良、梅蘭芳、楊小樓、李萬春、孫盛芳。

②在「刺虎」劇中，梅蘭芳飾費宮人（左二）、姚玉芙飾宮娥（左一）、劉連榮飾李過（右二）、朱桂芳飾宮娥（右一）。



管在首次上海之行獲得了榮譽，而且也正是廿歲血氣方剛之時，但他絕未以此為傲，反而更加虛心求好，俾使藝術更能精進。

「宇宙鋒」，他在啟蒙時便已學會，而且一直對此戲有所偏好，經不斷研究與修改劇本，以及馮幼偉的一再協助改正缺點，唱了近二十年後，幾乎唱上了癮。無論對劇中人的喜怒哀樂，冷靜忍耐，扯髮裝瘋，無不自成家數，演來絲絲入扣。如對啞奴的真面目，對父親裝瘋的假面貌，以及沉吟進退兩難的逼真神情，都在極短時間內遞嬗，如非到了忘我境地，實難如此深刻細緻。

這是他一生所唱的國劇中，下功夫最深的一齣。不論「背供」、做表、唱腔——尤其反二簧的八句唱空，他除了刪減唱詞，改良唱腔，用水袖打斷啞奴不意的手勢，以及最後三笑中帶哭聲，莫不入木三分，臻於藝術的最高境界。

重振崑曲身段唱腔

民國初年，北平菊壇對於崑曲，已經衰落到難以想像的地步！梅蘭芳認為崑曲的身段，是前輩們耗費心血的創作，再經後輩改良已成為藝術精華，且對國劇演員有絕對的借鏡價值，如再不提倡以引起觀眾的注意和興趣，甚至帶動其他的演員起而響應，將是莫大的損失！於是他拜師學身段和唱腔，並由羅瘳公、李釋戲講解戲詞內容，先後演唱了「遊園驚夢」、「奇雙會」等，並作了不少改革，不但使觀眾激賞，也使崑曲抬頭。其中以吹腔「奇雙會」所花的工夫最大，演出時也最突出和成功。

梅蘭芳首次在上海唱完一個半月後，趁休息期間，看過了新舞台、謀得利劇場等半現代或全現代化的新戲，對他發生了震撼般的激盪和啟發作用！回北平後他即排演了醒世的新戲「孽海波瀾」、「牢獄鴛鴦」、「宦海潮」、「鄧霞姑」、「一縷麻」、「嫦娥奔月」、「黛玉葬花」、「千金一笑」等，其中有古裝新戲，時裝新戲，新創的古裝新戲，以及崑曲等，也動員了內行親友，終於轟動九城，乃至發生觀眾上台打演員的趣事。

「牢獄鴛鴦」，是描寫婚姻不自由，和官場的黑暗，由梅氏飾鄺珊瑚、姜妙香飾窮書生衛如玉、李敬山飾執袴子弟、高四保的縣官吳旦、王鳳卿的巡按。

一天在吉祥戲院演至縣官把衛如玉屈打成招時，高四保正唸著「你不肯招，也得叫你招，才好這場官司」時，台下一位老者忽跳上戲台指著縣官大罵：「衛如玉沒有殺人，為什麼把他屈打成招？你這狗官，真是喪盡天良，我打死你這王八蛋！」

說完真的舉拳就打，使得高氏祇好往桌子底下鑽，這充分證明了戲劇感人的力量！而且梅蘭芳的這齣戲連續演出四天，曾經使譚鑫培的寶座大受影響。

梅博士對於任何一齣戲，自學習開始一直到輟演為止，莫不悉心鑽研，不斷琢磨改進。如「梅龍鎮」、「打漁殺家」、「穆桂英」、「奇雙會」等，無論一句腔，一個身段，凡演出時感到警扭的地方，便向一些懂戲的觀眾徵詢意見，他

們也往往覺得看至該處有些不舒服，證明必須修改。就因為這樣，加上他扮相的妍美，寬、亮、甜的嗓音，悅耳動聽的京白，以及媚在裡、雅在外的台風，因此凡是他飾演的戲，無論在何處演出，都能吸引爆滿的觀眾，絕非偶然。

一生灌過五十九張唱片的梅蘭芳，留下了後人模倣的優美唱腔。不過如「霸王別姬」的劍舞，「黛玉葬花」的鋤舞，以及「天女散花」的綬舞等，十大極盡視聽之娛的舞劇，如再不妥為傳授，時間一久，很可能慢慢會變質，甚至失傳，那才是大損失。

梅蘭芳的一生，多采多姿！假如他自日、美、蘇等國獻演載譽歸來，即目空一切的自滿自大，那他的聲望和演藝自會不過如此。

但他卻能更謙沖敬人，例如——當傳出余叔岩因病退休，不再登台演出營業戲時，他即前往探視，並說「三哥，您若不再唱戲，我們還有戲飯吃嗎？」一次為黃河水災舉辦義演，將大軸讓給不常出演的余叔岩，壓軸讓給他年長的楊小樓，自己退居倒第三；其子葆玖向王幼卿學戲時，一天王氏教一唱腔，葆玖發現與父親唱的不同，乃懷疑反問。事被梅氏獲悉竟大加斥責「王老師教的是正宗玩藝，我唱的算什麼，好好的跟他學習。」

一個人的成功絕對無法徼幸，梅蘭芳雖能成為四大名旦之冠，但他一生所花費在國劇方面的精神、腦筋和心力，卻非一般演員所能望其項背，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這是無法投機取巧的！

(摘自孫奕材著梨園采風)